晉書斠注

晉書斠注卷六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帝紀第六

元帝

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恭王覲之子也文選勸進表注王隱晉書曰元帝琅邪共王之長子睿魏書作叡世說言語篇注朱鳳晉書曰謚法始建國都曰元咸寧二年生於洛陽有神光之異類聚十晉中興書曰誕有神光一室盡明所藉藁如始刈及長白豪生於日角之左御覽三百六十四王隱晉書曰元帝白毫生額上有光明隆準龍顏目有精曜顧眄煒如也

世說言語篇注朱鳳晉書曰少而明惠年十五嗣位琅邪王幼有令聞及惠皇之際王室多故帝每恭儉退讓以免於禍沈敏有度量不顯灼然之迹故時人未之識焉惟侍中嵇紹異之謂人曰琅邪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也元康二年拜員外散騎常侍書鈔五十八晉起居注曰惠帝永寗元年詔曰散騎常侍琅邪王睿貞一識清才日新匪懈宜在機近以言者其令睿爲通略直案由員外散騎常侍遷通直散騎常侍紀從累遷左將軍魏書司馬叡傳曰頻遷射聲越騎校尉左右軍將軍案紀不言爲射聲越騎校尉右將軍從略從討成都王穎蕩陰之敗也叔父東安王繇爲穎所害帝懼禍及將出奔其夜月正明而禁衛嚴警御覽三百五十九引蕭方等三十國春秋作而徼禁甚密帝無由得去甚窘迫有頃雲霧晦

冥雷雨暴至微者皆弛類聚十三引晉中興書作微者四散因得潛出穎

先令諸關無得出貴人帝既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

宋典後來晉書校文一曰此與周玘傳之都尉宋典是一人晉中興書御覽四百作宗典誤以

策鞭帝馬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

過御覽三百五十九引蕭方等三十國春秋作舍長官禁貴人而爾見之耶因大笑之吏乃放遣御覽四百九十四引晉中興書被拘作被駐至洛陽迎太妃俱歸國文選勸進表注王隱晉書曰永興元年就國

東海王越之收兵下邳也假帝輔國將軍尋

加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俄遷安東將軍都

督揚州諸軍事越西迎大駕留帝居守永嘉初用王導

計始鎮建鄴文選勸進表注王隱晉書曰二年加揚州諸軍事魏書司馬叡傳曰當鎮壽陽且留

下邳及越西迎惠帝留叡鎮後平東府事當遷鎮江東屬陳敏作亂叡以兵少因留下邳永嘉元年春敏死秋叡始到建業水經泗水注曰泗水又逕宿預城之西又逕其城南注云晉元皇之為安東也督運軍儲而為邸閣晉書校文一日據懷帝紀永嘉元年元帝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及鎮建鄴本一時事此云留帝居守永嘉初始鎮建鄴判為二時似誤案本紀與魏書所載相同魏書明言永嘉元年秋始到建業蓋奉命在先因留下邳直至元年秋始鎮建業也紀特合并書之耳丁氏殆未詳攷惟王書二年似誤以顧榮為軍司馬賀循為參佐王敦王導周顗刁協並為腹心股肱賓禮名賢存問風俗江東歸心焉類聚十三晉中興書曰禮接名豪設官分職隱恤士庶百姓歸心焉屬太妃薨于國自表奔喪葬畢還鎮增封宣城郡二萬戶魏書司馬叡傳曰又以會稽戶二萬加增封加督揚江湘交廣五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受越命討征東將軍周馥

走之及懷帝蒙塵于平陽司空荀藩等移檄天下推帝爲盟主魏書司馬叡傳曰晉司空荀藩司隸校尉荀組推叡爲盟主於是輒改易郡縣假置名號江州刺史華軼不從使豫章內史周廣前江州刺史衛展討禽之魏書司馬叡傳曰江州刺史華軼北中郎將裴憲並不從之憲自稱鎮東將軍都督江北五郡軍事與軼連和叡遣左將軍王敦將軍甘卓周訪等擊軼斬之憲奔於石勒案訪傳訪與甘卓趙誘討軼軼將周廣燒城以應訪軼傳亦云豫章太守周廣爲內應是廣先爲軼將繼又叛軼也此作使周廣與衛展討禽之微誤愍帝卽位加左丞相歲餘進位丞相大都督中外諸軍事魏書司馬叡傳作以叡爲侍中左丞相大都督陝東諸軍事持節王如故晉書校文一曰督字應重遣諸將分定江東斬叛者孫弼于宣城平杜弢于湘州承制赦荊揚及西都不守帝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

四方徵天下之兵剋日進討于時有玉冊見於臨安白玉麒麟神璽出於江寧其文曰長壽萬年書鈔一百三十一引晉紀日建武元年江寧民虞廸鑿地得白玉麒麟璽一鈕以獻文曰長壽萬年御覽六百八十二引作鄧粲晉紀日有重暈皆以爲中興之象焉

建武元年春二月辛巳平東將軍宋哲至宣愍帝詔曰遭運迍否皇綱不振朕以寡德奉承洪緒不能祈天永命紹隆中興至使凶胡敢帥犬羊逼迫京輦朕今幽塞窮城憂慮萬端恐一旦崩潰卿指詣丞相具宣朕意使攝萬機時據舊都修復陵廟以雪大恥三月帝素服出次舉哀三日西陽王羕及羣僚參佐州征牧守等上尊

號帝不許羕等以死固請至於再三帝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惟有蹈節死義以雪天下之恥庶贖鈇鉞之誅吾本琅邪王諸賢見逼不已乃呼私奴命駕將反國羣臣乃不敢逼請依魏晉故事爲晉王許之辛卯即王位大赦改元其殺祖父母父母及劉聰石勒不從此令文館詞林六百九十五大赦改元令曰昔我高祖宣皇帝至德應期受天明命玄石著瑞肇基帝道景皇纂戎文皇扇烈重離宣曜庸蜀稽服武皇受終登陟帝位光宅天下九州順軌惠懷多難帝主不造夷狄豺狼肆其暴亂京都傾覆宗廟爲墟孤悼心失圖靡知所措繕甲修兵補結天綱將以雪皇家之恥蕩鯨鯢之害然後謝責象魏歸身藩臣生死之志畢矣今百辟卿士億兆之人上陳靈符下稱人情同見翼戴若影響焉孤誓心不回至於三至於四有司固請所守有辭志不可奪孤逼於羣吏之議用上奉蒸嘗虔祀祖考明告靈神以祉休命令

立宗廟備百僚所以奉先帝傳晉祚總九牧保生靈也惟爾股肱爪牙之佐文武不貳心之臣其各立功立事以扶我帝室其與天下蕩滌瑕釁改往自新同卒子來致天之罰其大赦天下孤老不能自存者賜帛二匹其殺祖父母及劉載石勒不從此令有能斬獲載首者封郡公食邑五千戶金二百斤絹萬匹斬勒首者封郡侯食邑三千戶金百斤絹五千匹其爲載勒所詿誤者赦書到日解甲散兵各還所屬一無所問有能率衆從順隨本官及所領多少論其爵位被書後百日若故屯諸結遂附賊黨誅及三族改建興五年爲建武元年

參軍拜奉車都尉掾屬駙馬都尉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乃備百官立宗廟社稷於建康晉鈔一百五十八建康記曰灌水對太廟東深下不測有龍穴時四方競上洞源出白石山下郭璞卜之以安厝太廟

符瑞帝日孤負四海之責未能思愆何徵祥之有景辰

立世子紹爲晉王太子讀史米正日案上年十二月甲申朔通鑑從長歷作乙卯朔則

本年三月不得有丙辰以撫軍大將軍西陽王羕爲太保征南大將軍漢安侯王敦爲大將軍右將軍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將軍左長史刁協爲尚書左僕射封王子宣城公裒爲琅邪王六月景寅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劉琨幽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段匹磾領護烏丸校尉鎮北將軍劉翰單于廣寧公段辰遼西公段眷十七史商榷四十五日幽州文選作冀州非也匹磾本傳先言領幽州刺史劉琨自并州依之又言自務勿塵以後值晉喪亂自稱位號據有遼西之地西盡幽州東界遼水則此自是幽州非冀州廿二史攷異十八日匹磾傳不言封渤海公段辰者涉復辰也段眷者疾陸眷也各稱一字者省文冀州刺史祝阿子邵續青州刺史廣饒侯曹嶷兗州刺史定襄侯劉演東夷校尉

崔毖鮮卑大都督慕容廆等一百八十八人上書勸進（案類聚十三所載劉琨勸進表凡四此紀一百八十八人進名乃第四次之表其前三次表文繁不備錄）曰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監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蒸黎不可以無主（類聚十三引勸進表蒸黎作黎元）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是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侔於有虞卜世過於周氏自元康以來艱難繁興（類聚十三引勸進表艱難作艱禍）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

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政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臣奉表使還乃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沈虜庭神器流離更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血之類（類聚十三引勸進表血作氣）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況臣等荷寵三世（類聚十三引勸進表三作二）位厠鼎司聞問震惶（類聚十三引勸進表聞問作承問）精

爽飛越且驚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臣聞
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無改厤數有歸或多難以固
邦國或殷憂以啟聖明是以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
五伯之長晉有麗姬之難而重耳以主諸侯之盟社稷
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
惟陛下玄德通于神明聖姿合于兩儀應命世之期紹
千載之運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
京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嗷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遭
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陛下撫征江左類聚十三引勸
進表征 蒼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
作盜

類杖大順以號宇內類聚十三引勸進表攝作懾號作肅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百揆時敘于上四門穆穆于下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爲美談宣王中興周詩以爲休詠況茂勳格于皇天清暉光于四海蒼生顒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爲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諷徽猷類聚十三引勸進表諷作詠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夷之情允洽類聚十三引勸進表夷作裔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眾不謀

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由巢抗矯之節以社稷爲務不以小行爲先以黔首爲憂不以克讓爲事上慰宗廟乃顧之懷下釋普天傾首之勤則所謂生繁華于枯荑育豐肌于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方今踵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狄寇窺窬伺國瑕隙黎元波蕩無所繫心安可廢而不恤哉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者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郤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

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睦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猷出自胸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忝于方任久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與覩盛禮踊躍之懷南望罔極帝優令荅之文選勸進表注何法盛晉書曰劉琨連名勸進中宗嘉之類聚十三晉元帝答劉琨等令曰今方岳收伯之任股肱腹心之臣萬邦之內九服之外咸見翼戴以隆之天威是用辭不獲已而居位尋覽所陳宏旨優遠孤方當匡復帝祚豈可猥居極位昔有夏克復賴靡艾之勳周宣中興出中邵之佐二公須御幽朔出以衛上建功極難實懸遠路夷難尋邪於是乎在柔劉琨傳載令報與此不同蓋琨等勸進表凡四上則令報部在琨傳亦當有四此不知為第幾次也附注於此

石勒將石季龍圍譙城平西將軍祖逖擊走之己巳帝
傳檄天下曰逆賊石勒肆虐河朔逋誅歷載游魂縱逸
復遣凶黨石季龍犬羊之衆越河南渡縱其鴆毒平西
將軍祖逖帥衆討擊應時潰散今遣車騎將軍瑯邪王
裒等九軍銳卒三萬水陸四道逕造賊場受逖節度有
能梟季龍首者賞絹三千匹金五十斤封縣侯食邑二
千戶又賊黨能梟送季龍首封賞亦同之七月散騎侍
郎朱嵩尚書郎顧球卒帝痛之將爲舉哀有司奏舊尚
書郎不在舉哀之例帝曰衰亂之弊特相痛悼於是遂
舉哀哭之甚慟丁未梁王悝薨以太尉荀組爲司徒弛

山澤之禁八月甲午封梁王世子翹爲梁王荊州刺史第五猗爲賊帥杜曾所推遂與曾同反世說言語篇注摯氏世本曰建興四年瞻與第五猗據荊州以距敦竟爲所害案猗與曾同反本紀在建武元年至太興二年周訪禽第五猗皆在建興四年之後摯氏世本則以爲建興四年通鑑此事入建興三年當爲愍帝時事是本紀誤也九月戊寅王敦使武昌太守趙誘襄陽太守朱軌陵江將軍黃峻討猗爲其將杜曾所敗誘等皆死之石勒害京兆太守華譚梁州刺史周訪討杜曾大破之晉書校文一曰時訪爲豫章太守破曾後始進梁州刺史不當先書於討曾前十月丁未琅邪王裒薨十一月甲子封汝南王子弼爲新蔡王丁卯以司空劉琨爲太尉置史官立太學是歲揚州大旱

太興元年十七史商榷四十九曰太興晉書本紀及陶侃王隱虞預諸傳作太興稽古錄同通鑑九十卷作大興九十一卷作太興萬斯同歷代紀元彙考鍾淵映歷代建元考一作大陳景雲紀元要略陳宏謀甲子紀元作太趙駿烈紀元彙考忽作太忽作大未詳孰是春正月戊申朔臨朝懸而不樂三月癸丑愍帝崩問至帝斬縗居廬景辰百寮上尊號令曰孤以不德當厄運之極臣節未立匡救未舉夙夜所以忘寢食也今宗廟廢絕億兆無係羣官庶尹咸勉之以大政亦何敢辭輒敬從所執是日卽皇帝位詔曰昔我高祖宣皇帝誕應期運廓開皇基景文皇帝奕世重光晉書校文一曰詔文莊重不應景文連稱據文館詞林載此詔作景皇帝文皇帝則此紀景字下實脫皇帝二字又紀所載詔文較文館詞林約少四十餘字且間有不同處蓋修史時有刪潤也

熙諸夏爰暨世祖應天順時受茲明命功格天地仁濟
宇宙昊天不融降此鞠凶懷帝短世越去王都天禍荐
臻大行皇帝崩殂社稷無奉肆羣后三司六事之人疇
咨庶尹至于華戎致輯大命于朕躬予一人畏天之威
用弗敢違遂登壇南嶽受終文祖焚柴頒瑞告類上帝
惟朕寡德纘我洪緒若涉大川罔知攸濟惟爾股肱爪
牙之佐文武熊羆之臣用能弼𥠖晉室輔余一人思與
萬國共同休慶於是大赦改元文武增位二等庚午立
王太子紹爲皇太子御覽一百四十八晉中興書曰及踐阼號爲皇太子册日於戲朕承
天緒丕纘祖宗之洪基君臨於萬邦戰戰兢兢若涉淵
冰未有攸濟自古帝王敷宅四海莫不建立元子本枝

百世令稽古授亦於儀宫以陪貳於朕躬欽哉爾其克念乃祖日新厥德何遠非佞何親非賢欽翼師傅以丕崇大化可不愼欽爾其敬之

壬申詔曰昔之爲政者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故我淸靜而人自正其次聽言觀行明試以功其有政績可述刑獄得中人無怨訟久而日新及當官軟弱茹柔吐剛行身穢濁修飾時譽者各以名聞令在事之人仰鑒前烈同心勠力深思所以寬衆息役惠益百姓無廢朕命遠近禮贄一切斷之夏四月丁丑朔日有食之加大將軍王敦江州牧進驃騎將軍王導開府儀同三司戊寅初禁招魂葬通典一百三曰元帝建武二年袁瓌上禁招魂葬表云故尚書僕射曹馥殁於寇亂嫡孫允不得葬屍招魂殯葬監軍王崇太傅司馬劉

洽皆招魂葬請臺下禁斷博士阮放傅純張亮等議如瓌表元興元年詔書下太常詳處賀循答敕辭宜如瓌所上表自今以後禁絕犯者依禮法荀組非招魂葬議通典又引江淵招魂葬議孔衍禁招魂葬議答李瑋難禁招魂葬議干寶駁招魂葬議

乙酉西平地震五月癸丑使持節侍中都督太尉并州刺史廣武侯劉琨爲段匹磾所害六月旱御覽三十五晉中興書曰大興元年詔曰亢旱穀貴百姓嗷嗷有資者貴糴貧羸之民益困漢世穀貴官賤糶使價不超越謂之平準今雖無此可出邸閣米萬斛使三分減一以平其價令貧困者悉得足以至秋也帝親雩改丹楊內史爲丹楊尹錢大昕諸史拾遺曰案地理志元帝建都揚州改丹楊太守爲尹薛兼傳拜丹楊太守中興建轉尹此云內史者誤也晉制王國稱內史郡稱太守丹楊非王國不當稱內史甲申以尚書左僕射刁協爲尚書令平南將軍曲陵公荀崧爲尚書左僕射庚寅以滎陽太守李矩爲

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戊戌封皇子晞爲武陵王初置諫鼓謗木秋七月戊申詔曰王室多故姦凶肆暴皇綱弛墜顛覆大猷朕以不德統承洪緒夙夜憂危思改其弊二千石令長當祗奉舊憲正身明法抑齊豪强存恤孤獨隱實戶口勸課農桑州牧刺史當互相檢察不得顧私虧公長吏有志在奉公而不見進用者有貪惏穢濁而以財勢自安者若有不舉當受故縱蔽善之罪有而不知當受闇塞之責各明慎奉行劉聰死其子粲嗣僞位八月冀徐青三州蝗靳準弒劉粲自號漢王冬十月癸未加廣州刺史陶侃平南將軍劉曜僭卽皇

帝位于赤壁讀史方輿紀要四十一日赤壁在河津縣北水經注皮氏縣西北有赤石川蓋置壁壘於此因名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中有赤青珥晉書校文一日珥在日旁不當云中新野王玠薨案以上文建武元年本紀及成帝紀本傳證之此新野爲新蔡之誤加大將軍王敦荊州牧庚申詔曰朕以寡德纂承洪緒上不能調和陰陽下不能濟育羣生災異屢興咎徵仍見王子乙卯雷震暴雨蓋天災譴戒所以彰朕之不德也羣公卿士其各上封事具陳得失無有所諱將親覽焉新作聽訟觀故歸命侯孫皓子璠謀反伏誅十二月劉聰故將王騰馬忠等誅靳準送傳國璽於劉曜武昌地震案五行志下是月地震何有廬陵豫章西陵三處丁丑封顯義亭侯

渙爲瑯邪王己卯瑯邪王渙薨案宣五王傳曰更以皇子煥爲瑯邪王其日薨與本紀作丁丑封己卯薨者異元四王傳亦作煥是渙爲譌文也癸巳詔曰漢高經大梁美無忌之賢齊師入晉修柳下惠之墓其吳之高德名賢或未旌錄者具條列以聞五禮通考一百二十三日此後世鄉賢孝義旌表之意江東三郡饑遣使振給之彭城內史周撫殺沛國內史周默以反石勒載紀作周堅廿二史考異十八日此周撫一名堅沛人非周訪之子撫也

二年春正月丁卯崇陽陵毀帝素服哭三日使冠軍將軍梁堪守太常馬龜等修復山陵迎梓宮于平陽不剋而還二月太山太守徐龕斬周撫傳首京師敦煌石室本晉紀曰二月折衝將軍徐州刺史蔡宣師下邳內史劉遐及徐龕以伐周撫戰於寒山刻剋斬之龕將于樂追禽傳首

京師案劉遐傳與晉紀略同惟蔡宣師作蔡豹蓋宣師爲豹之字而豹傳又誤作士宣也下邳內史遐傳作彭城內史傳但言撫敗走不言傳首京師從略

夏四月龍驤將軍陳川以浚儀叛降于石勒

敦煌石室本晉紀曰夏四月戊寅振武將軍陳留內史陳午卒午臨卒戒其衆勿事胡午者乞活師也隋猶隋師永嘉大亂中夏殘荒保壁大師數不盈冊多者不過四五千家少者千家五百家午時據浚儀衆可五千餘人率勁悍善戰午既死子赤特尚幼大師馮龍李頭等共推午從父川輔相赤特川遂自號寧朔將軍陳留內史川本太陵縣吏以法繩下衆心不附討樊雅之役祖逖徵兵諸村保川使李頭將兵助之逖遇之厚僭踰雅既誘以其名馬遣之頭深德逖稱美之甚川怒殺頭乃襲其支黨餘人奔於逖使魏碩師衆掠豫州諸郡逖遣衛策做擊誘之川大懼以浚儀叛晉書校文一曰祖逖傳陳川自號寧朔將軍陳留太守後爲逖所擊遂以衆附石勒此作龍驤將軍已誤且其將軍係自訾亦不足書案晉紀所言較祖逖傳爲詳又石勒載記云勒將陳午以浚儀叛於勒如晉紀言此時陳午已死載記誤陳川爲陳午也勒將二字亦誤

太山太守徐龕以郡叛自號兖州刺史寇濟岱敦煌石室本晉紀日周撫之滅也論功劉遐第一徐龕自以爲撫怨望是月自稱兖州刺史寇掠兖土秦州刺史陳安叛降于劉曜御覽三百六十二引十六國春秋日陳安成紀平襄人也又三百八十八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日陳安字虎侯家世農民安少慷慨日大丈夫當乘軒杖節安能久執犁鋤乎遂東遊京師頗學書筆讀魏書見許褚而慕之乃自號虎侯遇晉室喪亂遂還結司馬資驍壯果毅武幹過人多力善射持七尺刀貫結奔及馳馬晉書校文一日安本南陽王模帳下都尉秦州刺史乃其自號不應具書於紀

五月癸丑太陽陵毀帝素服哭三日徐揚及江西諸郡蝗敦煌石室本晉紀作徐州及揚州江西諸郡蝗吳郡大饑平北將軍祖逖及石勒將石季龍戰于浚儀王師敗績晉書校文一日逖傳是役季龍率衆救川逖設奇擊之季龍大敗與紀所言正相反案敦煌石室本晉紀與本書祖逖傳同惟平北作平西與逖傳

作鎮西者又異蓋傳譌爲鎮此紀譌西爲北也平　壬戌詔曰天下凋弊加以災荒百姓困窮國用並匱吳郡饑人死者百數天生蒸黎而樹之以君選建明哲以左右之當深思以救其弊昔吳起爲楚悼王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除廢公族疏遠以附益將士而國富兵强况今日之弊百姓凋困邪且當去非急之務非軍士所須者皆省之甲子梁州刺史周訪及杜曾戰于武當斬之爲第五猗六月景子加周訪安南將軍罷御府敦煌石室本晉紀罷作省及諸郡丞置博士員五人職官志作江左初減爲九人己亥加太常賀循開府儀同三司敦煌石室本晉紀作己卯以太常賀循爲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案己亥當從晉紀作己卯　秋七月

乙丑太常賀循卒八月肅慎獻楛矢石砮四夷傳云元帝中興又詣江左貢其石砮徐龕寇東莞遣太子左衛率羊鑒行征虜將軍統徐州刺史蔡豹討之冬十月平北將軍祖逖使督護陳超襲石勒將桃豹超敗沒於陣晉書校文一曰攷逖傳時所遣將爲韓潛馮鐵無陳超且是役豹宵遁逖亦無敗衄事十一月戊寅石勒僭即王位國號趙讀史舉正曰案下十二月有乙亥明年正月丁酉朔則此月不得有戊寅十二月乙亥大赦詔百官各上封事并省衆役鮮卑慕容廆襲遼東東夷校尉平州刺史崔毖奔高句驪是歲南陽王保稱晉王于祁山三災大饑

三年春正月丁酉朔晉王保爲劉曜所逼遷于桑城水經

河水注二曰洮水又東北逕桑城東通鑑晉紀注曰亦謂之桑壁讀史方輿紀要六十曰桑城在廢安故縣西南

二月辛未石勒將石季龍寇猒次平北將軍冀州刺史邵續擊之續敗沒於陣晉書校文一曰季龍獲續送於石勒勒以為從事中郎事具續傳不得云沒於陣

三月慕容廆奉送玉璽三紐慕容廆載記曰於其營候獲皇帝玉璽三紐遣長史裴嶷送於建鄴書鈔十晉中興書曰鮮卑送璽注云元帝太興

閏月以尙書周顗為尙書僕射

夏四月壬辰枉矢流于翼軫讀史舉正曰按是年正月丁酉朔又閏三月則四月不得有壬辰其八月書辛未四年二月書癸亥九月書壬寅十月書壬午永昌元年三月書甲午四月書辛未丙子等日皆誤按太寧元年三月戊寅朔推之益可證

五月景寅孝懷帝太子詮遇害于平陽帝三日哭王彌傳亦作詮武十三王傳誤作銓

庚寅地震

是月晉王保為其將張春所害劉曜

使陳安攻春滅之安因叛曜諸史攷異二日案保傳張春奔保奔桑城是歲保病薨年二十七不言為春所害晉書校文一日張寔傳亦云會保薨其眾奔散不言為春所害至安之叛由於疑曜死事詳載記亦非因於滅春石勒將徐龕帥眾來降六月大水丁酉盜殺西中郎將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公張寔寔弟茂嗣領平西將軍涼州刺史秋七月丁亥詔曰先公武王先考恭王臨君琅邪四十餘年惠澤加于百姓遺愛結于人情朕應天符創基江表文選頭陀寺碑文注引晉中興書江表作江左兆庶宅心繈負子來琅邪國人在此者近有千戶今立為懷德縣統丹楊郡諸史攷異二日按地理志無懷德縣徐州下云琅邪國人隨帝渡江者遂置懷德縣及琅邪郡以統之宋書州郡志晉亂琅邪國人隨元帝過江千餘戶太興三年立懷德縣丹楊

雖有琅邪相而無此地蘇峻傳有懷德令匡術昔漢高祖以沛爲湯沐邑光武亦復南頓優復之科一依漢氏故事祖逖部將衛策大破石勒別軍於汴水加逖爲鎭西將軍東晉疆域志曰譙縣有汴水晉書校文一日此勒別軍卽上年紀所稱龍驤將軍陳川叛降勒者一時川川將魏碩掠豫州諸郡衛策邀擊於谷水盡獲所掠川懼遂降勒事具逖傳此事應書於川降勒之先今次於是年七月則先後倒置矣加逖鎭西將軍亦在是役後不得并爲一時事又案此事與川之降勒本相首尾不應分而爲二律以書法當云祖逖遣衛策擊陳川軍於谷水大破之川降於石勒蓋此事本不必特書策破碩時川尙未屬勒亦不當卽目爲勒之別軍川將軍之號旣係自假無論爲龍驤爲寍朔詳隨石川繳皆不當書紀載逖事非錯誤卽顚倒類不可據信八月戊午尊敬王后虞氏爲敬皇后辛酉遷神主于太廟通典五十一日晉懷帝崩於平陽梓宮未反京師元帝立廟之時欲遷入廟喪已過三年太常賀循議云懷帝

梓宮未反遭時之難故事非常不得以常禮自拘宜以時入太廟修祭祀之禮辛未梁州刺史安南將軍周訪卒皇太子釋奠於太學以湘州刺史甘卓爲安南將軍梁州刺史九月徐龕又叛降于石勒冬十月景辰徐州刺史蔡豹以畏懦伏誅王敦殺武陵內史向碩

四年春二月徐龕又帥衆來降鮮卑末波奉送皇帝信璽即段末波王浚傳石勒載記均作末柸庚戌告於太廟乃受之癸亥日闕三月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癸酉以平東將軍曹嶷爲安東將軍夏四月辛亥帝親覽庶獄石勒攻猒次陷之撫軍將軍幽州刺史段匹磾沒于勒五月旱御覽二百三十

六藏榮緒晉書曰陳眕過江爲少府卿時大旱經久太興四年四月始雨詔曰有司奏應報賽宗廟山川中宗詔曰祈廟云報賽非奉尊上辭也吾意有疑眕以爲昔山川有祈祈故報雨應賽非大事不應告廟臣子無要君親之道黷祭稱賽於義有違又五百二十九引中興書與此同案是年久旱四月始雨本紀作五月旱而臧何二書均作大旱經久四月始雨經本紀誤也 庚申詔曰昔漢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武帝時涼州覆敗諸爲奴婢亦皆復籍此累代成規也其免中州良人遭難爲揚州諸郡僮客者以備征役秋七月大水甲戌以尚書戴若思爲征西將軍都督司兖豫并冀雍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若思本傳作都督兖豫幽冀雍并六州諸軍事合肥作壽陽案若思既爲司州刺史則六州之中不應無司州本傳誤也丹楊尹劉隗爲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

青州刺史鎮淮陰壬午以驃騎將軍王導爲司空八月常山崩九月壬寅鎮西將軍豫州刺史祖逖卒冬十月壬午以逖弟侍中約爲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十二月以慕容廆爲持節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平州牧封遼東郡公

永昌元年春正月乙卯大赦改元戊辰大將軍王敦舉兵於武昌以誅劉隗爲名龍驤將軍沈充帥衆應之三月徵征西將軍戴若思鎮北將軍劉隗還衛京都以司空王導爲前鋒大都督以戴若思爲驃騎將軍丹楊諸郡皆加軍號加僕射周顗尚書左僕射領軍王邃尚書

右僕射御覽二百十一晉起居注曰永昌元年詔曰尙書分置左右僕射所以廣登賢俊經始萬機護軍周顗可左僕射王邃可右僕射案顗本傳由護軍將軍爲僕射與起居注合本紀加僕射爲加護軍之誤以太子右衛率周莚行冠軍將軍案周札傳曰札兄靖子懋懋弟莚征虜將軍吳興內史與紀作冠軍將軍異莚當從傳作筵統兵三千討沈充甲午封皇子昱爲琅邪王劉隗軍於金城括地志曰金城在江乘蒲洲上相傳孫吳所築讀史方輿紀要二十日金城在上元縣北三十五里右將軍周札守石頭帝親被甲冑六師於郊外遣平南將軍陶侃領江州安南將軍甘卓領荆州各帥所統以躡敦後四月敦前鋒攻石頭周札開城門應之奮威將軍侯禮死之敦據石頭戴若思劉隗帥衆攻之王導周顗郭逸虞潭等三道出戰六

軍敗績尚書令刁協奔於江乘爲賊所害鎮北將軍劉隗奔于石勒魏書司馬叡傳曰隗還淮陰後奔石勒帝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當歸于琅邪以避賢路辛未大赦敦乃自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封武昌郡公邑萬戸景子驃騎將軍秣陵侯戴若思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武城侯周顗爲敦所害寰宇記九十日石頭城西南最高處有吳峰大樓城東有大石俗呼爲唐岡卽王敦害周伯仁戴若思處百姓冤之乃記其石焉敦將沈充陷吳國魏乂陷湘州吳國內史張茂廿二史攷異十八日此又一張茂與涼州刺史同姓名案茂本傳作吳興內史湘州刺史譙王承竝遇害五月壬申敦以太保西陽王羕

爲太宰加司空王導尚書令乙亥鎮南大將軍甘卓爲襄陽太守周慮所害蜀賊張龍寇巴東建平太守柳純擊走之石勒遣騎寇河南六月旱秋七月王敦自加兗州刺史郗鑒爲安北將軍諸史攷異曰錢氏曰按鑒非敦之黨且亦不可云自加也以敦傳攷之當是自領江州牧與郗鑒事初不相涉盡傳寫有脫文顧炟案郗鑒傳明帝初即位王敦專制內外危逼謀杖鑒爲外援由是拜安西將軍嫿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假節鎮合肥敦忌之雌表爲尚書令徵還錢氏之說非也案王敦自加之下必有脫文兗州刺史上當有一以字錢氏之說亦未盡非石勒將石季龍攻陷太山執守將徐龕兗州刺史郗鑒自鄒山退守合肥八月敦以其兄含爲衛將軍自領寧益二州都督琅邪太守孫默叛降于石勒石勒載記太守作內史冬、

十月大疫死者十二三己丑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平南將軍荆州刺史武陵侯王廙卒辛卯以下邳內史王邃為征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鎮淮陰新昌太守梁碩起兵反京師大霧黑氣蔽天日月無光石勒攻陷襄城城父遂圍譙破祖約別軍約退據壽春十一月以司徒荀組為太尉己酉太尉荀組薨罷司徒并丞相閏月己丑帝崩于內殿時年四十七葬建平陵元和郡縣圖志二十五日晉元帝睿建平陵在上元縣北六里雞籠山寰宇記九十日晉中宗陵在上元縣東一十里案二說互異六朝事蹟亦稱建康實錄建平陵在雞籠山之陽不起墳廟號中宗帝性簡儉沖素容納直言虛己待物初鎮江東頗以酒廢事王

導深以爲言帝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世說箴規篇日元帝過江
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流涕諫帝許之命酌酒一
酣從是遂斷注鄧粲晉紀曰上身服儉約以先時務性
素好酒將渡江王導深以諫帝乃令左右進觴飲而覆
之自是遂不復飲克己復禮官修其方而中興之業隆
焉建康志覆杯池晉元帝以酒廢政王
導諫之帝覆杯於池中以爲戒因名

有司嘗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曰漢文集上書皁囊爲帷遂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練帷帳書鈔一百三十二引晉陽秋作青練御覽六百九十九引晉令作夏可青葛

將拜貴人有司請市雀釵帝以煩費不許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綵書鈔一百二十九引晉中興書作嘗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繡本書顧榮傳云帝所
所幸鄭貴嬪有疾御覽一百四十四初學記均引晉起
居注日有司奏今月九日當拜鄭夫人右婕妤卽元帝
之鄭夫人也案后妃傳但稱夫人不言封貴嬪從母弟
及婕妤且貴嬪婕妤位皆在夫人下恐有誤

王廙爲母立屋過制流涕止之然晉室遘紛皇輿播越
天命未改人謀叶贊元戎屢動不出江畿經略區區僅
全吳楚終于下陵上辱憂憤告誚恭儉之德雖充雄武
之量不足始秦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類聚九十八引晉中興書金陵上有東南二字御覽四十一輿地志曰蔣山舊名金陵山因此山立名金陵
故始皇東遊以厭之改其地曰秣陵塹北山以絕其勢類聚九十八晉中興書曰塹北山絕其勢今建康即秣陵西北界所塹即建康南淮中也御覽四十一金陵地記曰埋金玉雜寶於鍾山乃斷其地更名曰秣陵及孫權之稱號自謂當之孫
盛以爲始皇逮于孫氏四百三十七載考其曆數猶爲
未及類聚九十八晉中興書曰按始皇東游之歲至孫權僭號四百三十七年攷之年數既不合校之基

宇又非倫豈應帝王之符而見兆於上代乎 元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眞人之應在于此矣咸寧初風吹太社樹折社中有青氣占者以爲東莞有帝者之祥由是徙封東莞王於琅邪即武王也及吳之亡王濬實先至建鄴而皓之降款遶歸璽於琅邪天意人事又符中興之兆太安之際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及永嘉中歲鎭熒惑太白聚斗牛之閒羣書拾補曰一作牛女識者以爲吳越之地當興王者是歲王室淪覆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而帝竟登大位焉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焉帝先飲佳者而

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

而生元帝亦有符云御覽九十八引孫盛晉陽秋小吏牛氏作牛欽又七百六十一王隱

晉書曰宣帝既滅公孫淵還作榼兩口二種酒持著司馬

上先飲佳酒毒口而開毒酒口與牛金飲而死魏書司馬

叡傳曰覲妃譙國夏侯氏與金通姦遂生叡因冒姓

司馬仍爲覲子困學紀聞十三日晉元帝爲牛氏子其

說始於沈約而魏收島夷傳因之唐貞觀史官修晉書

亦取焉王劭謂沈約喜造奇說以誣前代劉知幾亦以

爲非而致堂乃謂元帝冒姓司馬過矣注何云休文晉

書雖不傳而宋書符瑞志中尚存此說羣書拾補日此

說創自沈約不足信也唐元行沖推尋事跡以後魏昭

成帝名犍乃繼晉受命之符著論以明之案宣帝滅公

孫淵事在魏景初二年牛金飲酒而死即在此年元帝

崩時年四十七上溯其生在武帝咸寧二年距魏景初

二年已三十八年安得爲牛金姦生之子即使非

覲所生當從孫盛說作牛欽與牛金爲兩人也

史臣曰晉氏不虞自中流外五胡扛鼎七廟隳尊滔天

方駕則民懷其舊德者矣昔光武以數郡加名元皇以一州臨極豈武宣餘化猶暢于琅邪文景垂仁傳芳于南頓所謂後乎天時先諸人事者也馳章獻號高蓋成陰星斗呈祥金陵表慶陶士行擁三州之旅郢外以安王茂弘爲分陝之計江東可立或高旌未拂而遐心斯偃迴首朝陽仰希乾棟帝猶六讓不居七辭而不免也布帳練帷詳刑簡化抑揚前軌光啟中興古者私家不蓄甲兵大臣不爲威福王之常制以訓股肱中宗失馭强臣自亡齊斧兩京胡羯風埃相望雖復六月之駕無聞而鴻雁之歌方遠享國無幾哀哉

明帝

明皇帝諱紹字道畿元皇帝長子也文選讓中書令表注引臧榮緒晉書作字道幾元帝太子也幼而聰哲爲元帝所寵異御覽六百八十七語林曰晉明帝年少不倫常微行詔與人以衣幘迎之涉水過衣幘悉濕元帝已不重明帝忽復有此以爲無不廢理既入幘不正元帝自爲正之明帝大喜年數歲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御覽三劉昭幼童傳曰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潸然流涕帝年數歲問泣故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御覽三引劉昭幼童傳作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御覽三引劉昭幼童傳下有只聞人從長安來一語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羣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間者之言乎對曰舉目則見日不

見長安御覽三引劉昭幼童傳作舉頭不見長安只見日以是知近由是益奇之建興初拜東中郎將鎮廣陵元帝爲晉王立爲晉王太子及帝即尊號立爲皇太子性至孝有文武才略欽賢愛客初學記十晉中興書曰東宮敬禮賢士昵近明德雅好文辭隋志梁有晉明帝集五卷錄一卷七唐志仍著錄書鈔一百一晉中興書曰中宗任刑法以韓子賜太子悅也顧謝辭當時名臣自王導庾亮溫嶠桓彝阮放等咸見親待御覽四百七晉中興書曰肅祖之在東宮與溫嶠庾亮並布衣之好嘗論聖人眞假之意導等不能屈又習武藝善撫將士於時東朝濟濟遠近屬心焉及王敦之亂六軍敗績帝欲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溫嶠因諫抽劍斬鞅乃止文苑英華六百二十七薛元超諫皇太子牋曰晉明帝之

在東宮中庶子溫嶠中舍人劉放諫馬射云云太子敎答省所陳明卿等勤靜數示宋元超所引殆即此事

素以帝神武明略朝野之所欽信欲誣以不孝而廢焉大會百官而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必欲使有言嶠對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稱爲孝矣眾皆以爲信然敦謀遂止御覽四百十八晉中興書曰王敦於眾坐明帝罪云溫太眞在東宮久最所知悉因厲聲問嶠謂權威必與己同嶠正色對曰鉤深致遠小人無以測君子當今諒闇之際有至性可稱敦嘿然不悅然憚其居正不敢害之

永昌元年閏月己丑元帝崩讀史舉正曰按此文無所承當云閏十一月庚寅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尊所生荀氏爲建安郡君

太寧元年春正月癸巳黃霧四塞京師火案五行志上誤作永昌二

年正月癸巳京都大火永昌無二年是年明帝已改太寧元年御覽八百七十八引晉中興書徵祥說作太寧元年十一月黃霧四塞元與紀作正月異
李雄使其將李驤任回寇臺登華陽國志十二日廣漢太守李驤字叔龍將軍司馬玖死之越巂太守李釗華陽國志十二日西夷校尉李釗字世康漢嘉太守王載以郡叛降于驤二月
葬元帝于建平陵帝徒跣至于陵所以特進華恆爲驃騎將軍都督石頭水陸軍事乙丑黃霧四塞景寅隕霜
壬申又隕霜殺穀三月戊寅朔改元十七史商榷四十五日元帝以永昌元年閏十一月己丑崩明帝即以庚寅即位至明帝太寧元年已踰年矣乃不於正月改元而遲至三月戊寅朔方改元偏安草創王敦方謀逆危疑之中不可以常理論
臨軒停饗宴之禮懸而不樂景戊隕霜殺草饒安東光安陵三縣災燒七千餘

家死者萬五千人石勒攻陷下邳徐州刺史卞敦退保盱眙王敦獻皇帝信璽一紐敦將謀篡逆諷朝廷徵己帝乃手詔徵之魏書司馬叡傳曰乃爲書曰孤子紹頓首天下事大紹以眇身弗克負荷哀憂孔疚如臨于谷實賴冢宰以濟艱難公邁德樹勳遐邇歸懷任社稷之託居總已之統然道里長遠江川阻深動有介石之機而回旋之間固以有所喪矣謂公宜入輔朝政日夕詶諮朝士亦僉以爲然以公高亮忠肅至心憂國苟其宜然便當以至公處之期於靜國寍民要之括囊無咎伏想閻同此志願便速赴近期以副翹企之懷紹恭憚於敦若此夏四月敦下屯于湖轉司空王導爲司徒自領揚州牧巴東將軍柳純爲敦所害案唐宰相世系表十三上柳軌晉吏部尚書生景猷晉侍中二子耆純純太常卿平陽太守疑純被害之後追贈太常而巴東平陽則先後所歷之郡也又石勒載記有劉聰使人柳純則非一人以尚書陳眕爲都督幽平二

州諸軍事幽州刺史案文館詞林六百六十二東晉明帝北討詔云以晗持節督幽平并州諸軍事領護東夷校尉鎮東將軍平州刺史公如故較本紀多一并州且幽州作平州脫去領護東夷校尉鎮東將軍豈先爲幽州而後改平州歟抑本紀誤平州爲幽州歟當以詔爲是五月京師大水五行志上誤作永昌二年五月李驤等寇寧州刺史王遜遣將姚岳距戰于堂狼大破之晉書校文一日水經若水篇注載此事作太寧二年華陽國志則文在大興三年夏覲詩當璩所言當得其實疑帝紀水經注均有誤也周家祿校勘記曰姚岳王遜傳作姚崇按成帝紀有禆將姚岳爲刺史尹奉所遣別一人梁碩攻陷交州刺史王諒死之六月壬子立皇后庾氏平南將軍陶侃遣參軍高寶攻梁碩斬之傳首京師進侃位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秋七月景子朔震太極殿柱五行志下誤作永昌二年七月庚子朔震上有雷字

是月劉曜攻陳安於隴城滅之（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九曰隴城廢縣在秦安縣東九十里漢隴縣屬天水郡後漢屬漢陽郡晉縣廢）八月以安北將軍郗鑒爲尚書令石勒將石季龍攻陷青州刺史曹嶷遇害（書鈔九十四王隱晉書曰曹疑嶷作葬金鄉縣北鑿石爲冢）冬十一月王敦以其兄征南大將軍含爲征東大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以軍國饑乏調刺史以下米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丁丑帝臨朝停饗宴之禮懸而不樂庚辰赦五歲刑以下術人李脫造妖書惑衆斬于建康市石勒將石季龍寇兗州刺史劉遐自彭城退保泗口三月劉曜將康平寇魏興及南陽夏五月王敦矯詔拜其子

應爲武衛將軍兄含爲驃騎大將軍帝所親信常從督公乘雄冉曾並爲敦所害六月敦將舉兵內向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駿馬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有軍士疑帝非常人又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也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狀類外氏鬚黃敦故謂帝云於是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輒以水灌之見逆旅賣食嫗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嫗嫗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玩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以爲信遠而止不追帝僅而獲免世說假譎篇曰王大將軍既爲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

才猶相猜憚乃著戎服騎巴賨馬齎一金馬鞭陰察軍
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帝過謁之謂姥
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劬
勞晨夕用相覘察恐形迹危露或至狼狽追迫之日姥
其匿之便與客姥馬鞭而去行敦營匝而出軍士覺曰
此非常人也敦卧心動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命騎追
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須人騎馬度
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人息意而反往
異苑曰帝躬往姑熟敦時晝寢卓然驚悟曰營中有黃
頭鮮卑奴來何不縛取帝所生母荀氏燕國人故貌類
焉太平廣記十三神仙傳曰王敦鎮南欲謀大逆乃召
璞爲佐時明帝年十五璫嬀訛十一夕集朝士問太史
王敦果得天下耶史臣曰王敦致天子非能得天下明
帝遂單騎微行直入姑孰城敦正與璞食璞久之不自
敦敦驚曰吾今同議定大計鄉何不得言璞曰向見日
月星辰之精靈五嶽四海之神祇皆爲道從湖衛下官
震悖失守不得郎自將軍敦使聞謂是小奚戲馬檢定
非也遣三十騎追不及案神仙傳作遣三十騎與本紀
作五騎異輿地紀勝十八曰神玩鞭亭在蕪湖縣北二十
里明帝微行至湖陰賁食嫗以七寶鞭與之亭名以此

案世說亦作陰察軍形是本紀以于湖爲句陰字默屬下文于湖卽蕪湖也紀勝作行至湖陰誤 丁卯加司徒王導大都督假節領揚州刺史以丹楊尹溫嶠爲中壘將軍與右將軍卞敦守石頭 晉書校文一曰攷敦傳時敦以鎭南將軍假節非右將軍傳亦不言敦曾爲此官 以光祿勳應詹爲護軍將軍假節督朱雀橋南諸軍事 魏書司馬叡傳作朱雀桁本紀下文亦作桁東晉疆域志曰六朝事跡稱輿地志吳南津大航橋也成帝咸康三年新作朱雀浮航讀史方輿紀要二十曰朱雀桁今聚寶門內鎭淮橋卽孫吳之南津橋晉之朱雀桁也胡氏曰橋在孫吳建業宮城朱雀門南跨秦淮水南北岸以渡行人自吳以來已有之亦謂之南航以在臺城南也亦謂之大航以秦淮諸航此爲之最也 以尙書令郗鑒行衞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以中書監庾亮領左衞將軍以尙書卞壼行中軍將軍徵平北將軍徐州刺

史王遂周家祿校勘記曰平北當照上文作征北諸傳引遂事多作征北平西將軍豫州刺史祖約北中郎將兗州刺史劉遐奮武將軍臨淮太守蘇峻奮威將軍廣陵太守陶瞻等還衛京師帝次於中堂讀史方輿紀要二十日中堂在江寧府治南志云在舊都城宣陽門外或謂之南皇堂案下文即作出次南皇堂秋七月壬申朔敦遣其兄含及錢鳳周撫鄧岳等水陸五萬至于南岸周家祿校勘記曰鄧岳當作鄧嶽案王敦傳五萬作三萬魏書司馬叡傳亦云率衆三萬指造建康也通鑑晉紀考異引晉春秋亦作三萬溫嶠移屯水北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帝躬率六軍出次南皇堂至癸酉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魏書司馬叡傳作段匹磾弟兗中軍司馬曹渾左衛參軍陳嵩鍾寅等甲卒千人魏書司馬叡傳甲卒作壯士渡

水掩其未畢平旦戰于越城寰宇記九十曹氏記曰距秣陵縣一十五里句踐平吳後築此城故名讀史方輿紀要二十日越城在江寧府南六里圖經在江寧縣南三里秦淮水南范蠡佐越滅吳欲圖霸中國因立城於此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王敦憤惋而死前宗正虞潭起義師于會稽沈充帥萬餘人來會含等魏書司馬叡傳曰充臨行顧謂其妻曰男兒不建豹尾不能歸也庚辰築壘于陵口通鑑晉紀注曰陵口在牛渚之東北亦戍守處讀史方輿紀要二十六日陵口在太平府北三十里桊陵口即卞壼傳之東陵口丁亥劉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以至帝夜見勞之賜將士各有差義興人周蔫元作莚殺敦所所署太守劉芳平西將軍祖約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于壽春晉書校文一日約傳作壽陽蓋避簡文鄭太后諱也此改之未盡乙未賊衆濟水護軍

將軍應詹帥建威將軍趙胤等距戰不利賊至宣陽門讀史方輿紀要二十日外城正南曰宣陽門本洛陽南面西頭第二門名也北中郎將劉遐蘇峻等自南塘橫擊大破之魏書司馬叡傳曰劉遐蘇峻濟自滿洲合相率渡兵應詹逆擊大破之本書詹本傳又云詹與趙胤等擊敗之劉遐又破沈充于青溪讀史方輿紀要二十日青溪在上元縣東六里景中賊燒營宵遁丁酉帝還宮大赦類聚九十七異苑曰晉明帝常欲肆眚乃屏曲室去左右下帷作詔有大蒼蠅觸帳而入萃於筆端有頃皆出市竊異焉令人尋之卽蠅所集處輒傳有赦喧然必徧惟敦黨不原於是分遣諸將追其黨與悉平之封司徒王導為始興郡公邑三千戶賜絹九千匹丹楊尹溫嶠建寧縣公尚書卞壼建興縣公中書監庾亮永昌縣公北中郎將劉遐泉陵縣

公御覽二百引晉中興書誤作泉陵侯侯奮武將軍蘇峻邵陵縣公邑各千八百戶絹各五千四百匹尚書令郗鑒高平縣侯御覽二百引晉中興書誤作南平公護軍將軍應詹觀陽縣侯御覽二百引晉中興書誤作觀寧侯邑各千六百戶絹各四千八百匹建威將軍趙胤湘南縣侯右將軍卞敦益陽縣侯邑各千六百戶絹各三千二百匹其餘封賞各有差冬十月以司徒王導爲太保領司徒太宰西陽王羕領太尉應詹爲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劉遐爲監淮北諸軍事徐州刺史庾亮爲護軍將軍詔王敦羣從一無所問是時石勒將石生屯洛陽豫州刺史祖約退保壽陽十二月壬

子帝諱建平陵從大祥之禮梁水太守爨亮益州太守李遏以興古叛降于李雄通鑑晉紀亮作量事在三年宋州郡志曰梁水郡晉成帝分興古立案水經注劉禪分興古之盤南置郡於梁水縣是蜀漢已有此郡西晉蓋仍其舊又王遜傳分永昌為梁水郡事在元帝初元則置郡非始於成帝時元帝時梁水已入於李氏故分永昌地立為郡至成帝時又益以興古地耳惟本紀是年李遏以興古降雄或成帝時興古又歸於晉耶沈充故將顧颺反於武康攻燒城邑州縣討斬之

三年春二月戊辰復三族刑惟不及婦人三月幽州刺史段末波卒以弟牙嗣戊辰立皇子衍為皇太子晉書校文一日案上二月有戊辰日三月中不應再有戊辰兩處必有一譌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大酺三日賜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癸巳徵處士臨海任

旭會稽虞喜並爲博士夏四月詔曰大事初定其命惟新其令太宰司徒已下詣都坐參議政道諸所因革務盡事中又詔曰慎直言引亮正想羣賢達吾此懷矣予違汝弼堯舜之相君臣也吾雖虛闇庶不距逆耳之談稷契之任君居之矣望共勗之己亥雨雹石勒將石良寇兖州刺史檀贇力戰死之石勒載記下作石瞻攻陷晉兖州刺史檀斌於鄒山斌死之案石良或是石瞻部將斌爲贇之脫文將軍李矩等並眾潰而歸石勒盡陷司兖豫三州之地五月以征南大將軍陶侃爲征西大將軍都督荊湘雍梁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侃本傳作荊雍益梁王舒爲安南將軍都督廣州諸軍事廣州刺史六

月石勒將石季龍攻劉曜將劉岳于新安陷之以廣州刺史王舒爲都督湘州諸軍事湘州刺史湘州刺史劉顗爲平越中郎將都督廣州諸軍事廣州刺史大旱自正月不雨至于是月秋七月辛未以尚書令郗鑒爲車騎將軍都督青兗二州諸軍事本傳都督有徐州假節鎮廣陵領軍將軍卞壼爲尚書令詔曰三恪二王世代之所重興滅繼絕政道之所先通典七十四日泰始三年太常上言博士祭酒劉憙等議漢魏爲二王後夏殷周之後爲三恪衞公署於前代爲二王後於大晉在三恪之數應降稱侯祭祀制度宜與五等公侯同五禮通考二百二十五日案以二王後并于三恪始于泰始之奏又宗室哲王有功勳于大晉受命之際者佐命功臣碩德名賢三祖所與

共維大業咸開國胙土誓同山河者而竝廢絕禮祀不傳甚用懷傷主者其詳議諸應立後者以聞又詔曰郊祀天地帝王之重事自中興以來惟南郊未曾北郊四時五郊之禮都不復設五嶽四瀆名山大川載在祀典應望秩者悉廢而未舉主者其依舊詳處御覽五百二十七引晉起居注悉廢而未舉下有居其官者舉其職司其事而令一代之典闕而不備數語五禮通考三十一日晉宋二史郊堂以外俱不言有別祭五帝之制觀此條五郊是其指迎氣分祭無疑也詔書有依舊詳處之文是舊有之而渡江後復設耳八月詔曰昔周武克殷封比干之墓漢高過趙錄樂毅之後追顯既往以勸將來也吳時將相名賢之冑有能纂修家訓又忠孝仁義靜己守眞不聞于時

者州郡中正亟以名聞勿有所遺閏月以尙書左僕射
荀崧爲光祿大夫錄尙書事尙書鄧攸爲尙書左僕射
壬午帝不悆召太宰西陽王羕司徒王導尙書令卞壼
車騎將軍郗鑒護軍將軍庾亮領軍將軍陸曄丹楊尹
溫嶠竝受遺詔輔太子丁亥詔曰自古有死賢聖所同
壽夭窮達歸于一槩亦何足特痛哉朕枕疾已久常慮
忽然仰惟祖宗洪基不能克終堂構大恥未雪百姓塗
炭所以有慨耳不幸之日斂以時服一遵先度務從簡
約勞眾崇飾皆勿爲也衍以幼弱猥當大重當賴忠賢
訓而成之昔周公匡輔成王霍氏擁育孝昭義存前典

功冠二代豈非宗臣之道乎凡此公卿時之望也敬聽顧命任託付之重同心斷金以謀王室諸方嶽征鎭刺史將守皆朕扞城推轂于外雖事有內外其致一也故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譬若脣齒表裏相資宜勠力一心若合符契思美焉之美以緝事爲期百辟卿士其總己以聽于冢宰保祐沖幼弘濟艱難永令祖宗之靈寧于九天之上則朕沒于地下無恨黃泉戊子帝崩于東堂通鑑晉紀注日建康太極殿有東西堂東堂以見羣臣西堂爲即安之地年二十七張敦頤六朝事迹編類引作三十七葬武平陵元和郡縣圖志二十五日明帝紹武平陵在上元縣北六里雞籠山廟號肅祖帝聰明有機斷尤精物理于時兵凶歲饑死

疲過半虛獘既甚事極艱虞屬王敦挾震主之威將移
神器帝崎嶇遵養以弱制强潛謀獨斷廓清大祲改授
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撥亂反正强本弱枝雖享
國日淺而規模弘遠矣
史臣曰維揚作寓憑帶洪流楚江恒戰方城對敵不得
不推誠將相以總戎麾樓船萬計兵倍王室處其利而
無心者周公其人也威權外假嫌隙內興彼有順流之
師此無强蕃之援商逢九亂堯止八音明皇負圖屬在
茲日運龍韜於掌握起天旆於江靡燎其餘燼有若秋
原去衰絰而踐戎場斬鯨鯢而拜園闕鎮削威權州分

江漢覆車不踐貽厥孫謀其後七十餘年終羅敬道之害或曰興亡在運非止上流豈創制不殊而弘之者異也

贊曰傾天起害猛獸呈災瑯邪之子仁義歸來龔行趙璧羣書拾補曰疑璧命筵荆臺雲瞻北海羣書拾補曰毛作海非江望南開晉陽禦敵河西全壞胡寇雖艱靈心弗爽三方馳騖百蠻從饗寶命還昌金輝載朗明后岐嶷軍書接要莽首晨懸董臍昏燎厥德不回餘風可仰

晉書斠注卷十六